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 
第三十二回 執迷不悟墮酆都 忤逆妖魔降正法

只見為首的一個答道：「我們弟兄五人都是鬱家老父所生，第一名富，次名貴，三名福，四名祿，五名壽。」尼總持聽了，便合掌道：「善哉！善哉美名！都是轟轟烈烈奇男子，怎麼使老尊不得全享五位之愛？」只見鬱富開口問道：「師父何故發此言？想必說我等不是。便是這寺內，你哪知我父母一般生出我五人，內中又無一個乞養外來不明之子，每每偏心不均。比如有幾許金寶，你多我少，說幾句言語，你是我非。又不是老人家顛倒，又沒有甚讒佞刁唆。我弟兄家常或有一句兩言衝撞他老人家，便說我們不孝。」尼總持聽了道：「列位犯了逆天大罪，卻怎生解救？當即向佛前誠心懺悔，歸家孝順父母，只恐從前罪孽還解救不得。若再遲時日，便墮入一十八層地獄，受諸苦惱。」只見鬱貴聽得笑道：「師父，你僧家專說沒對證、費思想的話，地獄何處？苦惱何罪？只講個眼見的，方才可信。」尼總持道：「見在的便是王法，你若忤逆了父母，一字入公門，五刑憑受用。這便是眼見的苦惱，有據的地獄。」鬱貴笑道：「不瞞長老說，我鬱貴，也有個小小前程，我父母便怪我不是，卻也不送入公門；便是入了公門，五刑卻也免加。」尼總持聽了道：「先生既是有前程，難道不求前程進一步？這個方寸被這不孝壞了。又恐不能前進，挨時日過了。倒退幾步，那時公門也入得，五刑也加得，悔是遲了。」鬱壽在末坐聽了，笑道：「長老，你說挨過時日，到了前程退步，那時人已老邁，公門五刑也人不得了。」尼總持聽了，把眼看著鬱壽道：「善人，你可知仁者壽？你心術既為干名犯義，傷壞了這仁，安知可能到那老邁？」五個人，你一言，我半語，空費尼總持講說，都是那邪魅盤據在心。道副見這光景，深知難以口舌化。乃向十殿閻羅聖像前把手合掌，道了幾句梵語，這五人見眾僧顧左右，言他事，乃笑語離了寺門回家。時天色已暮，五人越走越遠，迷失路境，不覺來到一所大衙門前，他五人抬頭一看，但見：

戶擁金釘和獸環，檻橫鐵段如蛇直。  
獸頭飛瓦出千條，鹿角橫木圍三尺。  
牛頭左列做公差，馬面右邊為皂隸。  
寒風冷似人號，陰氣霾霾不見日。

他五人心中下慌疑，進前不敢，退後不能。回頭一看，那裡是原來之路，左右又皆大水汪洋，只得坐地，彼此商議。鬱富向鬱貴說道：「兄弟，都是你向僧家，不信公門，這卻明明公門，只是我等如何到此？」鬱福也說道：「阿兄，都是你說地獄何處，這莫非是地獄？」鬱祿也說道：「阿弟，都是你說老邁，這卻是老邁的行境。」五人正說，只見十餘個青臉獠牙鬼使趕將前來。一個喝道：「你們要老邁不走這行境，何不早念救苦慈悲世尊。」一個道：「家中也有兩個救苦世尊，便是肯恭敬念他一聲，也不得到這境界。」鬱富乃問道：「列位，此是何處？你們卻是何人？」鬼使道：「此是陰司，即名地獄。誰叫你干犯雙親，蹈了逆天罪過？我們奉勘問冥司，特來提你。」說罷，兩個押一個，繩索牢拴，扯拽前走。鬱富乃泣道：「鬼使哥，我平日雖有一兩句衝犯父母，卻也無甚大過。」鬼使怒道：「人子見父母面上略帶些不和柔氣色，便入了不孝之罪，還說一句兩句衝犯言語。」鬱貴也泣道：「鬼使哥，縱我有一時誤犯，卻也念微末前程，放鬆些繩索。」鬼使怒道：「若說愚俗凡夫，不知誤犯，還可哀憫；你有前程，故作誤犯，該罪加一等。」那繩索越扯得緊。鬱福也泣道：「望賜寬些，多奉些金寶。」鬼使大怒道：「汝等正為心地不明，父母弟兄分上，重利不顧義，被這金寶陷害，卻又來愚弄我等。你哪裡知道，我這冥司，金寶無用。」鬱祿問道：「鬼使哥，怎麼說金寶無用？世間燒錢化紙，卻在哪个項下？」鬼使道：「這都是生人耳目，敬祖心賜，代代不忘。先世借冥資表這敬念。若是冥司有用，富家到底是富，貧鬼到底是貧。且要這金寶買值何物？為人子的生不肯捨金寶供養生身父母，死後焚紙，金錢何用？反造了惡孽。那佛祖要你這金寶也無用處。」鬱富道：「依鬼使你說來，這金寶冥司無用，世人便不當焚修。」鬼使道：「汝愚不明至此，世人敬天祀祖，只看你心，不問你寶。你心無寶，不將出敬，故存你金寶玉帛。」

五人聽了，心裡略明。被鬼使扯拽，入了大門，走到一所官廳去處。抬頭看廳上，有大粉匾，上寫著「勘問冥司」。五人伺候一刻，冥司掌勘問主者登堂，鬼使押了五人，階下跪著。司主取文簿一看，大怒起來道：「扶持乾坤，振揚世教，專在五倫。這正大光明道理，你等如何背亂？當押入十八層地獄，與他備受孽因，輪轉到畜生之道，歷劫不饒。」主者一面叫左右，押他五人下地獄，一面卻把簿子點名，叫一聲：「鬱富，你為何只貪貨財，不捨養親？粉骨碎身，不足以消這惡孽。」鬱富答道：「小人貪貨財是真，卻也未嘗不養親，朝魚暮肉，也曾供父母，如何不捨？」主者道：「你供親，實為自供。雖比那不供的罪稍減，但曾款客，以剩殘之食食親，致父母少有不豫之色。此與不捨養親何異？」叫左右押去。鬱富又辯道：「即以款客之餘養親，勝如不養。」主者喝道：「你非貧子，安效家常？不敬之罪難恕！」叫左右押他入酆都地獄。卻又點鬱貴，說道：「你為何只知求名，不知榮親？誠首刳心，不足以償這惡孽。」鬱貴答道：「小子求名是實，名尚未就，如何榮親？」主者道：「你求名之念，一派要高官厚祿、治產蔭子心腸，何嘗念及榮封父母、盡忠君王？」鬱貴又辯道：「小子雖是有此心，卻也未嘗到此地。比如到此地，榮封父母自是有的。便是盡忠君王，也須成了名位。難道名位未成，便責我不忠？」主者喝道：「人世遺孝於忠，忠臣出於孝子之門，你立心未入孝道，自知你揚名，不入忠公。這罪也難饒。」叫左右押他入酆都地獄。卻又點鬱福名，主者怒道：「你欲安逸，勞苦二親。」又點鬱祿名，主者也怒色道：「你欲肥甘，不行視食具膳。」又點鬱壽名，主者猶色未解愠道：「你欲免三災九厄，為何不行問安侍疾？你這一行人，只圖為己，不念生身。殊不知你愛富得貧，要榮反辱，只因不孝所招。不但利未得，名難就，這罪孽，倒天河難洗。」叫左右把這五人押入酆都，再察輕重，分派地獄。左右正才把五人繩索捆起來，只見吳厭、陶情這一種冤纏，齊齊跳躍出來，歡天喜地說道：「送了他們下地獄，我們又去世間，另尋別項。」正說間，只見半空中來了一個僧人。眾人看這僧人，如何色相：

頭戴著一頂毗盧帽，身穿著一領錦繡衫，  
腳踏著一雙棕油履，手捧著一隻椰子瓢，  
口念著一聲彌陀佛，眼看著一起作孽人。

這僧人看著押解的，叫一聲：「且慢！」眾押解只得暫停。僧人向主者稽首，主者立起身來，拱手道：「聖僧何因到此？」僧人道：「小僧從師東行普度，暫寓萬聖禪林，前化向氏一門為孝，今度鬱宅諸子回心。只因他偏執不信陽因，故此陷入陰果，但念未離正覺之門，且恕他尚昏之業，與他個自新正路。」主者道：「陽造惡因，陰陷惡道，毫不差忒，救所難解。可恨他一種惡根，正在此押解他酆都，遍歷陰山背後一十八層地獄，聖僧何得來說方便？」僧人道：「司主固乃陰間執法，但吾門以慈悲為主。即如司主仲尼，不為己甚，有過許令自新。鬱氏五子雖犯彌天大罪，其實也因其父未行教訓，當年溺愛不明，故縱其惡莫知。他哪裡曉得人間世為父母的，未曾臨盆，其子尚在七八月間，便有胎教。為父的或歌詩誦書，向妻說些五倫道理，那子在腹，母聽他也聽，氣備混沌中，便生出一點靈覺，所以生育出來，十有八九聰明秀麗。若是為夫的葷酒終朝，淫欲徹夜，腹內黯黯不明，一團血肉生出來，多是頑鈍愚蠢。及生出來，三六九歲，不令他從師習禮，終日與他放蕩嬉游。義禮不明，誰為孝子？或有孝子順孫，必是他父祖積德，冥冥善功所召。若無積德善功，萬萬無有好子。還有那不肖的生將出來，連累祖父災殃氣惱。」主者聽了，拱手說道：「高僧之言，真如金石，且請問好子如何？何為不肖？」僧人答道：「勤儉攻四民之業，榮親耀祖，便是好子。博奕為非，傾家蕩產，便是不肖。這不肖，便是不孝。」主者拱手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信如高僧之言。今看佛面，且免他押解地獄。這地獄中，都是不明那正大光明道理的，我陰司也不願設此以待不肖，只是他自作自投。聖僧若肯一概慈悲，方便他們，超生出世。」僧人道：「慈悲方便，是我門中宗旨。只是司主這地獄中，都乃已結證發覺，情無可矜，法所不赦，難以一概度脫。」僧人說罷，只見陶情

這一班業障，齊吆喝起來，道：「和尚家，不去自己修持個見性明心、歷劫不毀的大法，卻來這裡說人的孽根，管人的閒事，把我們弄送的冤孽、結構的窩巢提明說破，長你家志氣，滅我們威風，是何道理？早早脫卸僧帽禪衣，入我伙來，受用些葷和酒色。你那清門淡飯，有甚好處？」僧人聽了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孽障，你是何方鬼怪？哪裡妖魔？在這地獄門前，不知覺悟，早早修省，尚敢毀我僧人，亂人正覺！」只見陶情這一班隊裡，走出一個邪魔來，看著僧人道：「你是哪寺和尚？何廟閣黎？法名何叫？甚處生人？」僧人道：你這業障，問我來歷，我且說與你聽：

我身南印度中降，早年父母齊齊喪。  
士農工商總不為，不思出將並入相。  
一心只要入禪林，為報親恩做和尚。  
清寧觀宇披剃時，投拜師真有名望。  
教我出入靜定中，傳我心神不可放。  
久久煉得悟禪機，世法盡教無礙障。  
一心不欲在家門，隨師普度朝東向。  
出得國城暫止棲，萬聖禪林參佛像。  
阿羅尊者顯慈仁，試我扶持驅魔障。  
執戟郎官延我齋，葷油攙入素食餉。  
我師老祖識腥風，道力除卻妖和妄。  
度脫父子婦和妻，孝道仍還一門向。  
相傳指引鬱全村，五子不明仍放蕩。  
祖師慈悲度脫他，設此地獄將他放。  
我今見聞憐卻愚，指引回頭超若浪。  
你若問我姓和名，總持法號多名望！  
尼總持僧人見這個邪魔生得：

紅頭髮，藍面臉，兩隻金睛燈盞眼。  
一雙肉角插天庭，十個指頭青靛染。  
一鼻尖，兩耳卷，鼻子朝天額下掩。  
獠牙露出兩腮前，叫了一聲如吶喊。

尼總持看了他，乃大喝一聲：「邪魔，你也生長何地？喚甚名誰？」邪魔道：長老你要識我來歷，我說你聽：

問我姓名原有向，不是無根沒聲望。  
自從盤古天地分，那時便有我色相。  
只因人皆直樸純，孝順父母忠君上。  
大舜大孝貫古今，空勞斯時身附象。  
文王視膳問安康，伯魚當年哀泣杖。  
郭巨埋兒天賜金，丁蘭刻木為娘像。  
董永傭工葬父親，感得嫦娥從天降。  
世間都是這般人，與我魔王全沒帳。  
分心寨裡遇陶情，惹出我等多魔障。  
本來只要附人心，落得一身稱豪放。  
送了一個入幽冥，又送一個地獄上。  
我名忤逆有名邪，不怕道尼與和尚。  
無父無君說你們，蕩著些兒叫你喪。

尼總持聽了喝道：「原來是你這邪魔。我想，天地間除了正人君子你不敢亂他些毫志意，再除了我等出家僧道你不敢侵近色身，世上被你陷害了多少愚夫愚婦墮這十八層。墮這十八層，還是逃得王法的，若是逃不得王法的——」尼總持說到這一句，便攢眉泣涕起來。那魔笑道：「和尚是個哭膿包，怎麼說一句逃不得王法的，便哭起來？」卻是為何，下回自曉。